

周易衍義

四

五

六

七

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_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膳錄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二

元 胡震 撰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有愚蒙有童蒙愚蒙者下民無知昏昧而未可遽化

者也童蒙者童稚之初始生而蒙其本心虛靈知覺
渾然而具足特純一而未發爾屯者物之初非物之
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
曰蒙故蒙有開達之理得先覺者開發之蒙斯亨矣
六五為蒙之主九二發蒙者也童蒙指五也我二自
謂也五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二當剛中自守待君至
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乃童蒙
求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

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又利以貞正
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夫顓蒙有必通之理而
發蒙者至正之道乾陽坤陰塞乎兩間此天地之氣
也人物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
之身乾健坤順帥乎二氣此天地之理也人物始生
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五常之性故得二五之
精以為行者未有不得無極之真以為心者也彼物
得形氣之偏固不能通乎性命之全體人得形氣之

正者實能通乎性命之全而靈于物彼物不通乎性命之全其知覺運動固蠢然矣人能通乎性命之全其仁義禮智固粹然也所謂童稚始生而蒙特其天機之未發爾特其形氣之蔽爾所謂天命之性秉彝好德之良心固渾然而無虧也其蒙豈不可亨乎此顓蒙有必通之理但所以發蒙者則當有志正之道昔者成王之幼冲不曰予冲人未及知則曰予小子未有知此亦童稚之蒙也周公召公太公或為之保

以保其身為之傳以傳之德為之師以導之教訓明
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選天下有道術以衛翼之雖發
蒙之道不一然皆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卒之
繼文武之大統為持盈守成之主豈非發蒙以正之
功歟彖曰山下有險謂艮山之下有坎之險深昧不
明蒙之地也曰險而止者處險而止未知所出蒙之
意也此合卦象與卦德而釋蒙也以時中釋蒙亨者
蒙而亨善端之發也性情之發无有不善就其發處

推之无非天理也言就亨行之无非時中之道也此時正如時雨之時也以志應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二剛明五柔暗暗者有資於明而其心志相應也以剛中釋初筮告者九二有剛中之德足以發其蒙也以瀆蒙釋瀆則不告者謂問者既瀆而告之則告者亦所以為瀆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也其曰蒙以養正聖功者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童蒙而養之以正道乃作聖之功此所以釋利貞也

楊氏曰凡暗皆陰凡明皆陽暗必資明猶陰必資陽
故蒙之六爻剛中而後能亨之剛過而後能擊之比
陽而後能發之應陽而後吉遠陽則為吝不能上應
於陽則行不順而无攸利焉此卦其變為蒙之草卦
其象則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艮乎震草以手持
草筮之象其占則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水從山下而出者泉也山下出泉未有所之蒙之

象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果行如泉之必達
育德如山之有養其次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
窮所以由蒙以入於聖也白雲曰蒙之為蒙可以達
材可以成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初六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蒙之道發下民
之蒙當正儀表以刑斯人則羣蒙有所見而開發矣

用是以往是之謂利若騰口說以瀆告施桎梏以強服則羣蒙厭聽苟免未必有所啟發也用是以往是之謂吝夫道德儀刑乃啟蒙之要道辭令行威非啟蒙之先務所謂利用刑人刑之為言發也正一家之法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一家之蒙有所見而可以啟正一國之法則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一國之蒙有所見而可以啟正天下之法則德教加于百姓廣愛刑于四海天下之蒙有所見而啟若夫不以正踐履

端儀式任德教為本徒用口說以往則頰舌之煩人
誰感之詔令之詳人誰聽之徒用桎梏以往則齊之
以刑而蒙者无恥心警之以威而蒙者有遜心雖使
苟免于刑罰僅足以禁其頑而已何以發其蒙乎用
二道發蒙何往而不吝雖然以言示人以刑制人亦
古人所不免但發蒙不以正法而以言語刑罰為先
是廢本而逐末是以為吝小象云以正法者謂正其
儀表法式以刑斯蒙人也其于用說桎梏以往不復

釋辭者亦曰正法之外無復他道爾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程氏曰為政之始立法居
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
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
若專用刑以為治而不知教則治化不可得而成故
以往則為吝此古人立法制刑乃所以為教也後之
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發蒙之任者也羣蒙資之以為明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必廣其包容哀其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諸爻皆陰故云婦婦者順而從我者也二能包容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夫人臣之善无非人君之善人臣之能包容即君父包容之吉也人臣之能納蒙即君父納蒙之吉也一家之內有妻妾焉有

子弟焉氣質之不齊豈能皆明哲而當其親之心哉
為人子者率之以孝弟導之以友恭其蒙闇而無識
者則從容而開發之蒙昧而克順者則嘉與而訓教
之使一家之內蒙者皆明而不玷親庭義方之訓此
子之所以事其父也天下之大有下愚焉有不肖焉
其氣質之不齊豈能無昏迷以累吾君文明之化為
之臣者奉君而施教承流而宣化羣蒙之未從則以
不忿不疾而轉移之羣蒙之既從而康而色而翕受